

乙未冬日，国家图书馆友人赠一叶古籍原大高仿真印品，为国图古籍馆新出的文创产品，乃该馆珍藏之《永乐大典》（以下简称《大典》）卷 2264“六模·湖·西湖”首叶，抄录唐白居易咏西湖诗七首。起首《湖上春行》之一所写即与我家旧居所相关，不禁欣然。诗云：

孤山寺北古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莺争暖曙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恨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

我注意到其中三处文字与通行之《全唐诗》本有异——“古亭”，通行本作“贾亭”；“暖曙”，通行本作“暖树”；“最恨”，通行本作“最爱”。诗题，通行本作《钱塘湖春行》。明代散文大家张岱《西湖梦寻》亦录有此诗，题曰《玉莲亭》，“古亭”作“谢亭”，“暖曙”作“暖谷”。张岱生活年代距《永乐大典》编成几二百载，而《西湖梦寻》成于清康熙十年（1671），离《大典》之嘉靖、隆庆之际所钞副本近百年，期间文字传抄变讹在所难免，真伪优劣，恕难赘述。只是诗中描述的“绿杨阴里白沙堤”，白氏指明其地理方位在“湖东”，观《咸淳临安志》所附之西湖图，应在钱塘门外之上船亭、先得楼与昭庆寺之间有一堤岸，因系白居易主持修筑，亦称白公堤，而绝非近世所称西湖断桥至孤山之“白堤”。

笔者祖居杭城钱塘门外之白沙街，即为傍白沙堤东西向之小街，故因堤名街，街长仅百米。今堤面已扩展至昭庆寺旧址（今改作“杭州市少年宫”）。白氏曾修石涵闸承担贮放功能，并撰《钱塘湖闸记》刻碑立石。闸至今未废，通西湖，汛时开闸放水进入河道；我儿时河中修建起一所“少年水电站”，放闸时偶尔发电，灯映河面，曾引起我不少遐想，今站虽废，址犹存。遗憾的是这条存留千年、饱含历史文化内涵的“白沙街”，却在几年前被改称“北山路”，成为里西湖宝石山下原“北山街”的延伸街道。据说改名之初，虽有专家表示不同意见，“白沙街”还是改成了“北山路”。当然，我家百年老屋早在上世纪末已被拆除，成为了真正的“绿杨阴里”。如今，“白沙街”实存名亡，“白沙堤”亦湮没名分，白乐天在天之灵还乐得起来么？

细观此仿真叶上所钤印章，有“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”、“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”，有“大连图书馆藏”、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

绿杨阴里白沙堤

——获《永乐大典》仿真画芯白居易西湖诗叶札记

■柴剑虹



大连图书馆”方、椭圆二章，有“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”蓝色印油章，此外还有用铅笔书写的俄文（意为“百科全书《永乐大典》，1776年，卷 2264—2265”）。由此，可知此册于清末遭劫流散后，曾为嘉业堂旧藏；1943 年，大连满铁图书馆与日本东洋文库一起，从嘉业堂购走四十九册《大典》，存入满铁图书馆，此为其一；1945 年苏联红军攻占大连，将这些珍贵典籍作为“战利品”运至莫斯科，入藏国立列宁图书馆。1954 年，列宁图书馆将原藏满铁图书馆的

部分。1982 年，中华书局又将其后新收集到的六十七卷影印出版，分订二十册，线装二函。1986 年初，遂将上述两部分合在一起影印出版了十册精装本，并于 1994 年、1998 年两次重印。至此，中华书局影印的《大典》总计七百九十七卷，已接近现存总数八百十三卷的百分之九十九，实在不易。书局负责此项工作的张忱石编审撰著了《永乐大典史话》一书（中华书局 1986 年出版），对《大典》的流散存佚、价值，从《大典》辑出的佚书书目、现存《大典》卷目及藏家均有详细介绍。其中卷 2260—2283 均属“模”字韵“湖”类，现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及越南河内远东学院、日本国会图书馆、日本东洋文库。中间缺失五卷，2272—2274 已于八年前购回，目前尚缺 2268、2269 一册两卷，不知是沦落天涯，抑或已灰飞烟灭？令人牵挂。本世纪初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除了将馆内所藏一百六十一册《大典》全部仿真影印出版外，同时还影印了上海图书馆、四川大学图书馆所藏各一册；听说近期还将印制国图存于台北的六十册。这样，目前所知全世界存《大典》约四百册，半数以上的原件得以正式出版。国图古籍馆于此时推出《大典》的高仿复制品白居易西湖诗叶，诚可谓绿杨阴浓、爱恨交织，应该具有特别的意义。

毛边举隅

刘半农：《猫的天堂》

■陈子善

以前撰文介绍过现代出版史上开本最大的毛边本，即 1946 年 11 月上海悲多汶学会印行的《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》（R.H. 夏弗莱著，彭雅萝译），此书又大又厚又重，像块砖头。那么，与之相反，篇幅最为短小的毛边本又是哪一种呢？这册法国左拉著、刘复译《猫的天堂》也许就是。

毛边的《猫的天堂》是“法华对照”本，1927 年 4 月（？）北新书局初版，列为“北京孔德学校小丛书（第一种）”。手头这册已是 1927 年 10 月“二版”本，印数“二千部”。之所以初版时间“4 月”之后加上问号，是因为刘复写的此书《卷头语》作于“一九二七，三，一四”，故推测初版当在 4 月间，但未敢确定也。

刘复即大名鼎鼎的刘半农，五四时期《新青年》同人之一，后留法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，回国后执教北京大学国文系，兼任中法大学讲师。而从小学到中学一以贯之，倡导“科学精神”和“人格教育”的孔德学校与北大和中法大学的关系都很密切，刘半农就是孔德学校《旬刊》和《月刊》的撰稿人，也常到孔德演讲，他为孔德编“孔德学校小丛书”也就顺理成章。

“孔德学校小丛书”之小，可能你意想不到。《猫的天堂》除了《卷头语》，全书只有一篇《猫的天堂》，先左拉法文原文，后刘半农中文译

文，逐段对照。全书连封面封底在内，总共才二十六页，薄薄一小册，所以我敢大胆断言，《猫的天堂》很可能是最薄的新文学毛边本。

当时刘半农翻译了不少法国文学作品，影响最大的就是小仲马的剧本《茶花女》，曾多次重印。左拉的《猫的天堂》又收入刘半农辑译、1927 年 6 月北新书局初版《法国短篇小说集》（第一册），如果将之视为《法国短篇小说集》的抽印本，也未尝不可，刘半农在《卷头语》中已说得很清楚：

一天，我忽然想到：要是把我所译的法国短篇小说选出一部分，把原文和译文对照排印，印出些小册子来，说不定对于学习法文的青年们，也可以有得一点小用处。我把这层意思告诉了尹默，尹默非常赞成。后来又和润章谈起，润章也说很好，而且说：“这样的事是中法大学里早想做的，因为没有相当的人去做，所以至今还没有动手；现在有你去做，自然最好了。”我受了这两位老朋友的鼓励，自然马上就办；而且根据了我与尹默两人谈话的结果，把这种的小册子定一总名曰“孔德学校小丛书”。

“尹默”即沈尹默，也是五四《新青年》同人之一，当时任孔德学校“学长”；“润章”即李书华，留法物理学家，当时代理中法大学校长，故刘半农将他俩称为“老朋友”。刘半农编印“法华对照”的“孔德学校小丛书”的目的明确，



第一，希望其“能够帮助初学法文的人读法文”；第二，希望其“对于有志于翻译文艺作品的青年们，也能做得一点小小的参考。”关于第二点，刘半农又透露：

我自己在翻译事业上还不曾有什么成就；我所采用的意直折中译法，也当然不见得就是最好的译法。但是，在没见到缺陷的时候，总不会想到要改良。

刘半农所谓“意直折中译法”，与鲁迅后来主张的“硬译”法，有同有不同，研究现代文学翻译史的应特别加以注意。

《猫的天堂》不但是左拉的名篇，也是写猫的名篇。作为爱猫人，得到《猫的天堂》毛边本，当然格外高兴。此书版权页钤有“云南公易书社经售”蓝印，封面又钤有“云南省教育会图书馆藏书章”红印，可见曾千里迢迢远赴云南，整整九十年以后又来到上海归我所有，书的命运有时真不可思议。而“孔德学校小丛书”据说还有第二种，也是左拉的短篇《失业》，也从《法国短篇小说集》（第一册）中选出，也同样“法华对照”，也由北新书局于 1927 年推出，也应该为毛边本，但我未见。最后，还得补充一句，鲁迅藏书中也有一这本小书。

把自己的文章放在期刊最末尾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父亲靳以。

自 1934 年他与郑振铎先生一起主编第一份大型文学期刊《文学季刊》，到解放后主编新中国第一份大型文学期刊《收获》，期间十几份文学期刊和文艺副刊通过他的手与读者见面，在新文学的历程中留下辉煌脚印。而他，从编辑第一份刊物起始，就为自己订立了“把自己的文章放到最末尾”的规定，那时他二十五岁。一直以来，这个规定在他心底生根，直到 1957 年他创办《收获》时，给编辑部树立的条款中仍有这样的字句：“少登或不登编委的稿子，必须登的，放在同类作品的末篇。”

今天，从书架中取下 2004 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“老上海期刊经典”《文学季刊》《文季月刊》《文丛》三本沉甸甸的书，翻看其中内容，在最后“附录”一栏中，有每种期刊的总目录。我仔细地寻找父亲的文章，真如所言，在每一种“同类作品”的末尾，我才找到“靳以”或“方序”（父亲的另一笔名）的作品。

依照这样的思路，我饶有兴味地读下去，当读到 1936 年 10 月 1 日出版的《文季月刊》第一卷第五期时，散文栏中的末篇《冬晚》蓦地跳进我的眼帘。熟悉的题目，仿佛读过，仿佛是父亲的作品，但篇后的署名却是十分陌生的“陈欣”。我找出父亲的著作目录，正有一篇散文《冬晚》，收在 1937 年 1 月开明书店初版的《猫与短筒》之中，为“开明文学新刊”丛书的一种。我读了一遍，立即发微信给我的一位正在研究父亲的小友，请她为我找寻 1936 年《文季月刊》上这篇署名“陈欣”的《冬晚》，没想到不过五分钟，她已经把原刊上的文章用 PDF 格式发过来了。我一读开头，立即明白这就是父亲的作品。原来，

把自己的文章放到最末尾的人

■章洁思

一时浮想联翩。不由想起父亲的把兄弟曹禺写的《雷雨》在父亲去世后引起的种种不快和误解。想一想，如父亲为人，他对自己的作品在自己刊物上刊登尚且要“排在末尾”，怎会坚持让被别的编委退回的“把兄弟”的处女作刊载？然而他没有退稿，仍把稿子放在抽屉里等待机会。最后，这个机会也是通过他的手得以实现的。这就是父亲的为人：憨厚、谦虚、真诚。